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1839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5183910

出版时间：1997.6

出版社：浙江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纪昀

页数：41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内容概要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共有故事一千一百多则，题材丰富，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本书以道光十五年刊本为底本，并择要参校民国以及来数种刊本，为比较全的版本。

1、用中国传统眼光看来，我国的小说实在不入流，所谓鸡肋。对于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而言，必然同意这个观点。但有两部短篇“小说”集要除外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。（我总把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瓶梅》当做历史看。《金》则是中国人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岂可以小说论之？）《聊斋》其实是唐宋传奇的延续，是不折不扣的短篇小说。《阅微》实际是志怪形式的文人笔记，硬是要挪到现代来，就算是超短篇小说吧。《聊斋》善于讲故事，聊斋中最成功的篇章，每每总是一个个凄美抑或美满的爱情故事。否则，《聂小倩》也不至于被拉成电影。《阅微》善于言道理。阅微笔记总是以最简洁的语言讲完故事，重点是在事后得到的道理与殷鉴。《聊斋》的语言瑰丽而华美，诗词文赋俱全，作者显然有意想要显现自己的文笔。《阅微》的文字淡雅而平和，精确而又邃密，作者显然是一个阅历颇深的老人。蒲松龄想编制一个巨网，让前来猎奇的男男女女掉在他创制的故事里，笑得不能自己，或是哭得不能自拔。纪昀想借助鬼鬼怪怪，来倾吐这宦海半生、阅人无数所得的感触、经验、教训及其伦理的、政治的思想。《聊斋》书中多位低权轻之士。这些苦寒的读书人，经常因奇遇而腾达。这其实是蒲松龄在幻想另一个、自己占有话语权的世界。《阅微》中官场之人，或地方乡绅，这些人常常表面道貌岸然，实则无恶不作，并终食恶果。这其实是纪晓岚在回忆自己的从政经历，有些应是亲眼所见，有些当为指桑骂槐。《阅微》的故事不如《聊斋》美，但蒲松龄的阅历不如纪晓岚深。《聊斋》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只是狐鬼故事集；即使有感慨，也是作者对社会的怨恨与不满。《阅微》则是为了讲道理而写故事。但有时，太过浓重的说教气息，大大削弱了原本美妙的故事。是故，《聊斋》中的故事虽美，而难免千篇一律之嫌；《阅微》中的世理固深，但似有耳提面命之讥。《聊斋》应该在小的时候看，长大了，就觉得略显幼稚；《阅微》应在心灵成熟之后看，太小了，就会觉得厌烦。《聊斋》应在落雨的早晨看，《阅微》应在宁静的雪夜看。读《聊斋》，喝咖啡而无妨。看《阅微》，则只应是茗茶一盏。

章节试读

1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43页

八珍惟熊掌鹿尾为常见，驼峰出塞外，已罕贗矣。此野驼之单峰，非常驼之双峰也。猩唇则仅闻其名。乾隆乙未，闵抚军少仪，饒余二枚，饒以锦函，似甚珍重，乃自额至颞，全剥而腊之，口鼻眉目，一一宛然，如戏场面具，不仅两唇，庖人不能治，转赠他友，其庖人亦未识。又别赠人，不知转落谁氏，迄未晓其烹饪法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，东光毕公，偶忘其名，官贵州通判时，运饷遇寇，血战阵亡者也，尝奉檄勘苗峒地界，土官盛宴款接，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，土官手捧启视，则贮一蛊如蜈蚣蠕蠕旋动。译者云：此蛊兰，开则生，兰谢则死，惟以兰蕊为食，至不易得。今喜值兰时，搜岩剔穴，得其二，故必献生，表至敬也。旋以盐末少许，洒杯中，覆之以盖，须臾启视，已化为水，湛然净绿，莹澈如琉璃，兰气扑鼻，用以代醢，香沁齿颊，半日后尚留余味，惜未问其何名也。

2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50页

闽中某夫人喜食猫。得猫则先贮石灰于罌，投猫于内，而灌以沸汤，猫为灰气所蚀，毛尽脱落，不烦宰治，血尽归于脏腑，肉莹如玉，云味胜(又鸟)雏十倍也。日日张网设机，所捕杀无算。后夫人病危，呦呦作猫声，越十余日乃死。卢观察登吉子荫文，余婿也，尝为余言之。因言景州一宦家子，好取猫犬之类，拗折其足，捺之向后，观其蹇子跳号以为戏，所杀亦多。后生子女皆足躄反向前。又余家奴子王发，善鸟铳，所击无不中，日恒杀鸟数十，惟一子名济宁州——其往济宁州时所生也，年已十一二，忽遍体生疮，如火烙痕，每一疮内有一铁子，竟不知何由而入，百药不痊，竟以绝嗣。杀业至重，信夫。余尝怪修善果者，皆按日持斋，如奉律令，而居恒则不能戒杀。夫佛氏之持斋，岂以菇蔬啖果，即为功德乎？正以菇蔬啖果，即不杀生耳。今徒曰某日某日观者斋期，某日某日准提斋期，是日持斋，佛大欢喜。非是日也，烹宰溢乎庖，肥甘罗乎俎，屠割惨酷，佛不问也。天下有是事理乎？且天子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礼也。儒者遵圣贤之教，固万万无断肉理。然自宾祭以外，时杀亦万万不宜。以一禽之故，遽戕一命；以一羹之故，遽戕数十命，或数百命；以众生无限怖苦，无限惨毒，供我一瞬之适口。与按日持斋之心，无乃稍左乎？东坡先生向持此论，窃以为酌中之道，愿与修善果者一质之。

(滦阳消夏录 四)

3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29页

痲医殷赞庵，自深州病家归，主人遣杨姓仆送之，杨素暴戾，众名之曰横虎，沿途寻衅，无一日

不与人竞也，一日，昏夜至一村，旅舍皆满，乃投一寺，僧曰：惟佛殿后空屋三楹，然有物为祟，不敢欺也。杨怒曰：何物敢祟杨横虎，正欲寻之耳。促僧扫榻，共赞庵寝。赞庵心怯，近壁眠，横虎卧于外，明烛以待。人定后果有声呜呜自外入，乃一丽妇也，渐逼近榻，杨突起拥抱之，即与接唇狎戏，妇忽现缢鬼形，恶状可畏，赞庵战栗，齿相击，杨徐笑曰：汝貌虽可憎，（禁止）当不异人，且一行乐耳。左手揽其背，右手遽褪其矚，将按置榻上，鬼大号逃去。杨追呼之，竟不返矣。遂安寝至晓，临行语寺僧曰：此屋大有佳处，吾某日还，当再宿，勿留他客也。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：世乃有逼奸缢鬼者，横虎之名，定非虚得。

4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44页

河间王仲颖先生，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，然原字行已久，无人称其改字也，名之锐，李文贞公之高弟。经术湛深，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乙卯丙辰间，余随姚安公在京师，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，未能一见，至今怅然。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，拔所种菜蕒下酒，似恍惚见人影，疑为盗，倏已不见，知为鬼魅，因以幽明异路之理，厉声责之。闻丛竹中人语曰：先生邃于易，一阴一阳，天之道也，人出以昼，鬼出以夜，是即幽明之分，人居无鬼之地，鬼居无人之地，是即异路焉耳。故天地间无处无人，亦无处无鬼，但不相干，即不妨并育。使鬼昼入先生室，先生责之是也。今时已深更，地为空隙，以鬼出之时，入鬼居之地，既不炳烛，又不扬声，猝不及防，突然相遇，是先生犯鬼，非鬼犯先生，敬避似已足矣，先生何责之深乎？先生笑曰：汝词直，姑置勿论。自拔菜蕒而返，后以语门人，门人谓鬼既能言，先生又不畏怖，何不叩其姓字，暂假词色，问冥司之说，为妄为真，或亦格物之一道。先生曰：是又人与鬼狎矣，何幽明异路之云乎？

5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94页

丁药园言，有孝廉四十无子，买一妾甚明慧，嫡不能相安，旦夕诟谇。越岁生一子，益不能容，竟转鬻于远处，孝廉惘惘如有失。独宿书斋，夜分未寝，妾忽褰帷入，惊问何来，曰：逃归耳。孝廉沉思曰：逃归虑来追捕，妒妇岂肯匿，且事已至此，归何所容。妾笑曰：不欺君，我实狐也，前以人来，人有人理，不敢不忍诟，今以狐来，变幻无端，出入无迹，彼乌得而知之。因燕婉如初，久而渐为童婢泄，嫡大悲，多金募术士劾治，一术士檄将拘妾至，妾不服罪，攘臂与术士争曰：无子纳妾，则纳为有理，生子遣妾，则夫为负心，无故见出，罪不在我。术士曰：既见出矣，岂可私归。妾曰：出母未嫁，与子未绝，出妇未嫁，于夫亦未绝，况鬻我者妒妇，非见出于夫，夫仍纳我，是未出也，何不可归。术士怒曰：尔本兽类，何敢据人理争。妾曰：人变兽心，阴律阳律皆有刑，兽变人心，反以为罪，法师据何宪典耶？术士益怒曰：吾持五雷法，知诛妖耳，不知其他。妾大笑曰：妖亦天地之一物，苟其无罪，天地未尝不并育。上帝所不诛，法师乃欲尽诛乎？术士拍案曰：媚惑男子，非尔罪耶？妾曰：我以礼纳，不得为媚惑，倘其媚惑，则摄精吸气，此生久槁矣。今在家两年，复归又五六年，康强无恙，所谓媚惑者安在？法师受妒妇多金，锻炼周内，以酷济贪耳，吾岂服耶。问答之顷，术士顾所召神将，已失所在，无可如何。瞋目曰：今不与尔争，明日会当召雷部。明日嫡再促设坛，则宵遁矣。盖所持之法虽正，而法以贿行，故魅亦不畏，神将亦不满也。相传刘念台先生官总宪时，题御史台一联曰：无欲常教心似水，有言自觉气如霜。可谓知本矣。

6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40页

汪阁学晓园言，有一老僧过屠市，泫然流涕，或讶之，曰：其说长矣，吾能记两世事。吾初世为屠人，年三十余死，魂为数人执缚去，冥官责以杀业至重，押赴转轮受恶报，觉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惟恼热不可忍，忽似清凉，则已在豕栏矣。断乳后见食不洁，心知其秽，然饥火燃烧，五脏皆如焦裂，不得已食之，后渐通猪语，时与同类相问讯，能记前身者颇多，特不能与人言耳。大抵皆自知当屠割，其时作呻吟声者愁也；目睫往往有湿痕者，自悲也。躯干痴重，夏极苦热，惟汨没泥水中少可，然不常得。毛悚而劲，冬极苦寒，视犬羊软毳厚，有如仙兽。遇捕执时，自知不免，姑跳跟奔避，冀缓须臾，追得后蹴踏头顶，拗捩蹄肘，绳勒四足深至骨，痛苦刀脊。或载以舟车，则重叠相压，肋如欲折，百脉涌塞，腹如欲裂，或贯以竿而扛之，更痛甚三木矣。至屠市提掷于地，心脾皆震动欲碎

，或即日死，或缚至数日，弥难忍受，时见刀俎在左，汤镬在右，不知著我身时，作何痛楚，辄簌簌战栗不止。又时自顾己身，念将来不知磔裂分散，作谁家杯中羹，凄惨欲绝。比受戮时，屠人一牵拽，即惶怖昏瞆，四体皆软，觉心如左右震荡，魂如自顶飞出，又复落下。见刀光晃耀，不敢正视，惟瞑目以待癸剔。屠人先割刀于喉，摇撼摆拨，泻血盆盎中，其苦非口所能道，求死不得，惟有长号。血尽始刺心，大痛，遂不能作声，渐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如初转生时。良久稍醒，自视已为人形矣。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，仍许为人，是为今身。顷见此猪哀其荼毒，因念昔受此荼毒时，又惜此持刀人，将来亦必受此荼毒。三念交萦，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。屠人闻之，遽掷刀于地，竟改业为卖菜佣。

晓园说此事时，李汇川亦举二事曰：有屠人死，其邻村人家生一猪，距屠人家四五里，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，驱逐不去，其主人捉去仍自来，繫以锁乃已。疑为屠人后身也。又一屠人死，越一载余，其妻将嫁，方彩服登舟，忽一猪突至，怒目眈眈，径裂妇裙，啮其胫，众急救护，共挤猪落水，始得鼓棹行。猪自水跃出，仍沿岸急追，适风利扬帆去，猪乃懊丧自归，亦疑屠人后身，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。此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。又言有屠人杀猪甫死，适其妻有孕，即生一女，落蓐即作猪号声，号三四日死。此亦可证猪还为人。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，与生气偶然凑合者，别自一理，又不以轮回论也。

7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51页

太白诗曰：徘徊映歌扇，似月云中见，相见不相亲，不如不相见。此为冶游言也。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，而日日相见者，则不知是何因果矣。郭石洲言，中州有李生者，娶妇旬余而母病，夫妇更番守侍，衣不解结者七八月。母歿后，谨守礼法，三载不内宿。后贫甚，同依外家。外家亦仅仅温饱，屋宇无多，扫一室留居。未匝月，外姑之弟远就馆，送母来依姊。无室可容，乃以母与女共一室，而李生别榻书斋，仅早晚同案食耳。阅两载，李生入京规进取，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，后得信，云妇已卒。李生意气懊丧，益落拓不自存。仍附舟南下觅外舅，外舅已别易主人，随往他所。无所栖托，姑卖字糊口。一日，市中遇雄伟丈夫，取视其字曰：君书大好，能一岁三四十金，为人书记乎？李生喜出望外，即同登舟，烟水渺茫，不知何处。至家供张亦甚盛，及观所属笔札，则绿林豪客也。无可如何，姑且依止，虑有后患，因诡易里籍姓名。主人性豪侈，声伎满前，不甚避客。每张乐必召李生，偶见一姬酷肖其妇，疑为鬼姬，亦时时目李生，似曾相识，然彼此不敢通一语。盖其外舅江行，适为此盗所劫，见妇有姿首，并掠以去。外舅以为大辱，急市薄斂，诡言女中伤死，伪为哭敛，载以归。妇悼死失身，已充盗后房，故于是相遇。然李生信妇已死，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，疑为貌似，故两相失。大抵三五日必一见，见惯亦不复相目矣。如是六七年。一日主人呼李生曰：吾事且败，君文士，不必与此难，此黄金五十两，君可怀之，藏某处丛荻间，候兵退，速觅渔舟返，此地人皆识，君不虑其不相送也。语讫，挥手使急去伏匿，未几，闻哄然格斗声，既而闻传呼曰：盗已全队扬帆去，且籍其金帛妇女。时已曛黑，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，反接系颈，以鞭杖驱之行，此姬亦在内，惊怖战栗，使人心恻。明日，岛上无一人，痴立水次良久，忽一人棹小舟呼曰：某先生耶？大王故无恙，且送先生返行。一日夜至岸，惧遭物色，乃怀金北归，至则外舅已先返，仍住其家。货所携，渐丰裕，念夫妇至相爱而结碣十载，始终无一月共枕席，今物力稍充，不忍终以薄斂葬，拟易佳木，且欲一睹其遗骨，亦夙昔之情。外舅力沮不能止，词穷吐实，急兼程至豫章，冀合乐昌之镜。则所俘乐伎，分赏已久，不知流落何所矣。每回忆六七年中，咫尺千里，辄惘然如失。又回忆被俘时，縲继鞭笞之状，不知以后摧折，更复若何，又辄肠断也。从此不娶，闻后竟为僧。戈芥舟前辈曰：此事竟可作传奇，惜未无结束，与桃花扇相等。虽曲终不见，江上峰青，绵邈含情，正在烟波不尽，究未免增人悵悵耳。

8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25页

许文木言，老僧澄止有道行，临歿谓其徒曰：我持律精进，自谓是四禅天人，世尊嗔我平生议论，好尊佛而斥儒。我相未化，不免仍入轮回矣。其徒曰：崇奉世尊，世尊反嗔乎？曰：此世尊所以为世尊也。若党同而伐异，扬己而抑人，何以为世尊乎？我今乃悟，尔见犹左耳。因忆杨槐庭言：乙丑上公车时，偕同年数人行，适一僧同宿逆旅，偶与闲谈，一同年目止之曰：君奈何与异端语。僧不平

曰：释家诚与儒家异，然彼此均各有品地，果为孔子，可以辟佛，颜曾以下勿能也；果为颜曾，可以辟菩萨，郑贾以下勿能也；果为郑贾，可以辟阿罗汉，程朱以下勿能也；果为程朱，可以辟诸方祖师，其依草附木自托讲学者，勿能也。何也？其分量不相及也。先生而辟佛，毋乃高自位置乎？同年怒且笑曰：惟各有品地，故我辈儒可辟汝辈僧也。几于相哄而散。余谓各以本教而论，譬如居家，三王以来，儒道之持世久矣，虽再有圣人勿能易，犹主人也。佛自西域而来，其空虚清净之义，可使驰鹜者息营求，忧愁者得排遣，其因果报应之说，亦足警戒下愚，使回心向善，于世不为无补，故其说得行于中国，犹挟技之食客也。食客不修其本技，而欲变更主人之家政，使主人退而受教，此佛者之过也。各以末流而论，譬如种田，儒犹耕耘者也，佛家失其初旨，不以善恶为罪福，而以施舍不施舍为罪福，于是惑众蠹财，往往而有，犹侵越疆畔，攘窃禾稼者也。儒者舍其耒耜，荒其阡陌，而皇皇持挺荷戈，日寻侵越攘窃者与之格斗，即格斗全胜，不知己之稼穡如何也，是又非儒之慎耶？夫佛自汉明帝后，蔓延已二千年，虽尧舜周孔复生，亦不能驱之去。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礼乐，舍之则无以治在下，虽释迦出世，亦不能行彼法于中土。本可以无争，徒以缙徒不胜其利心，妄冀儒绌佛伸，归佛者檀施当益富。讲学者不胜其各心，著作中苟无辟佛数条，则不足见卫道之功。故两家语录，如水中泡影，旋生旋灭，旋灭旋生，互相诟厉而不止。然两家相争，千百年后，并存如故。两家不争，千百年后，亦并存如故也。各修其本业可矣。

9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34页

程编修鱼门言，有士人与狐女狎，初相遇即不自讳，曰：非以采补祸君，亦不欲谗词有夙缘，特悦君美秀，不自持耳，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，恍亦夙缘耶？不数数至，曰：恐君以耽色致疾也。至或遇其读书作文，则去，曰：恐妨君正务也。如是近十年，情若夫妇。士人久无子，尝戏问曰：能为我诞育否耶？曰：是不可知也，夫胎者，两精相搏，翕合而成者也，媾合之际，阳精至而阴精不至，阴精至而阳精不至，皆不能成，皆至矣，时有先后，则先至者气散不摄，亦不能成。不先不后，两精并至，阳先冲而阴包之，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；阴先冲而阳包之，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。此化生自然之理，非人力所能为，故有一合即成者，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，故曰不可知也。问孪生何也，曰：两气并盛遇而相冲，正冲则歧而二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，阳即包阴其一阴多而阳少，阴即包阳，故二男二女者多，亦或一男一女也。问精必欢畅而后至，幼女新婚，畏缩不暇，乃有一合而成者，阴精何以至耶？曰：燕尔之际，两心同悦，或先难而后易，或貌瘁而神怡，其情既洽，其精亦至，故亦偶一遇之也。问既由精合，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，何也？曰：精如谷种，血如土膏，旧血败气，新血生气，乘生气乃可养胎也。吾曾侍仙妃，窃闻讲生化之源，故粗知其概，愚夫妇所知能，圣人有所不知能，此之谓矣。后士人年过三十，须暴长，狐叹曰：是癯癯者如芒刺，人何以堪，见辄生畏，岂夙缘尽耶？初谓其戏语，后竟不再来。鱼门多髯，任子田因其纳姬，说此事以戏之。鱼门素闻此事，亦为失笑。既而曰：此狐实大有词辩，君言之未详，遂具述其论如右。以其颇有理致，因追忆而录存之。

10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15页

吴茂邻，姚安公门客也，见二童互詈，因举一事曰：交河有人尝于途中遇一叟，泥滑失足，挤此人几仆，此人故暴横，遂辱詈叟母。叟怒欲与角，忽癯首沉思，揖而谢罪，且叩其名姓居址，至歧路别去。此人至家，其母白昼闭房门，呼之不应，而喘息声颇异，疑有他故，穴窗窥之，则其母裸无寸丝，昏昏如醉，一人据而淫之。谛视即所遇叟也。愤激叫呶，欲入捕捉，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，乃急取鸟铳，自棂外击之，嗷然而仆，乃一老狐也。邻里聚观，莫不骇笑。此人詈狐之母，特是空言，竟致此狐实报之，可以为善詈者戒。此狐快一朝之愤，反以陨身，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。

11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73页

朱青雷言，李华麓在京，以五百金纳一姬，会以他事诣天津，还京之日，途遇一友，下车为礼，遥见姬与二媒媪同车驰过，大骇愕，而姬若弗见华麓者，恐误认思所衣绣衫，又己所新制，益怀疑，草草话别，至家则姬故在。一见即问尔先至耶？媒媪又将尔嫁何处？姬仓皇不知所对，乃怒，遣家僮呼父母来领女，父母狼狈至，其妹闻姐有变，亦同来，入门则宛然车中女，其绣衫乃借于姐者，尚未

脱。盖少其姐一岁，容貌略相似也。华麓方跳踉如虺虎，见之省悟，嗒然无一语。父母固诘相召意，乃述误认之故，深自引愆。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，借衣随媒媪同往事。问价几何，曰：三百金未允也。华麓赧然，急开篋取五百金，置几上曰：与其姐同价，可乎？顷刻议定，留不遣归，即是夕同衾焉。风水相遭，无心凑合，此亦可谓佳话矣。

12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92页

刘香畹言，沧州近海虞有牧童，年十四五，虽农家子，颇白皙。一日陂畔午睡，醒觉背上似负一物，然视之无形，扪之无质，问之亦无声，怖而返，以告父母。无如之何。数日后渐似拥抱，渐似抚摩，既而渐似梦魇，遂为所污。自是媠狎无时，而无形无质无声，则仍如故时。或得钱物果饵，亦不甚多。邻塾师语其父曰：此恐是狐，宜藏猎犬，俟闻媚声时，排闥嗾攫之。父如所教，狐鏖然破窗出，在屋上跳掷，骂童负心。塾师呼与语曰：君幻化通灵，定知世事。夫男女相悦，感以情也，然朝盟同穴，夕过别船者，尚不知其几；至若媠童，本非女质，抱衾荐枕，不过以色为市耳。当其傅粉熏香，含娇流盼，缠头万锦，买笑千金，非不似碧玉多情，回身就抱；迨富者货尽，贵者权移，或掉臂长辞，或倒戈反噬，翻去覆雨，自古皆然。萧韶之于庾信，慕容冲之于苻坚，载在史册，其尤著者也。其所施者如彼，其所报者尚如此。然则与此辈论交，如抔沙作饭矣。况君所赠，曾不及五陵豪贵之万一，而欲此童心坚金石，不亦溢乎？语讫寂然，良久忽闻顿足曰：先生休矣。吾今乃始知吾痴。浩叹数声而去。

13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57页

余十一二岁时，闻从叔灿若公言：里有齐某者，以罪戍黑龙江，歿数年矣。其子稍长，欲归其骨，而贫不能往，恒蹙然如抱深忧。一日，偶得豆数升，乃屑以为末，水抟成丸，衣以赭土，诈为卖药者以往，姑以给取数文钱供口食耳。乃沿途买其药者，虽危症亦立愈。转相告语，颇得善价，竟藉是达戍所，得父骨以篋负归。归途于窝集遇三盗，急弃其资斧，负篋奔。盗追及，开篋见骨，怪问其故，涕泣陈述，共悯而释之，转赠以金。方拜谢间，一盗忽擲砾大恫曰：此人孱弱如是，尚数千里外求父骨，我堂堂丈夫，自命豪杰，顾及不能耶？诸君好住，吾今往肃州矣。语讫，挥手西行，其徒呼使别妻子，终不反顾。盖所感者深矣，惜人往风微，无传于世，余作滦阳消夏录诸书，亦竟忘之。癸丑三月三日，宿海淀直庐，偶然忆及，因录以补志乘之遗，愧亦潜德未彰，幽灵不泯，有以默启余衷乎？

14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175页

去去复去去，凄恻门前路，行行重行行，辗转犹含情，含情一回首，见我窗前柳，柳北是高楼，珠帘半上钩，昨为楼上女，帘下调鹦鹉，今为墙外人，红泪沾罗巾，墙外与楼上，相去无十丈，云何咫尺间，如隔千重山，悲哉两决绝，从此终天别，别鹤空徘徊，谁念鸣声哀，徘徊日欲晚，决意投身返，手裂湘裙裾，泣寄稿砧书，可怜帛一尺，字字血痕赤，一字一酸吟，旧爱牵人心，君如收覆水，

妾罪甘鞭捶，不然死君前，终胜生弃捐，死亦无别语，愿葬君家土，愧化断肠花，犹得生君家。

15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155页

先兄晴湖言，有王震升者，暮年丧爱子，痛不欲生，一夜偶过其墓，徘徊凄恋不能去，忽见其子独坐陇头，急趋就之，鬼亦不避，然欲握其手，辄引退，与之语，神意索漠，似不欲闻。怪问其故，鬼晒曰：父子宿缘也，缘尽则尔为尔，我为我矣，何必更相问讯哉。掉头竟去。震升自此痛念顿消。客或曰：使西河能知此义，当不丧明。先兄曰：此孝子至情，作此变幻，以绝其父之悲思，如郗超密札之意耳。非正理也。使人存此见，父子兄弟夫妇，均视如萍水之相逢，不日趋于薄哉。

16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61页

交河及友声言，有农家子颇轻佻，路逢邻村一妇，砲目睨视。方微笑挑之，适有馊者同行，遂各散去。阅日又遇诸途，妇骑一乌碓牛，似相顾盼。农家子大喜随之，时霖雨之后，野水纵横，牛行沮洳中甚速，沾体濡足，颠蹶——音致，噉也——者屡，比至其门，气殆不属。及妇下牛，觉形忽不类，谛视之乃一老翁，恍惚惊疑，有如梦寐，翁讶其痴立，问到此何为，无可置词，诡以迷路对。跟踪而归。次日门前老柳，削去木皮三尺余，大书其上，曰私窥贞妇，罚行泥泞十里，乃知为魅所戏也。邻里怪问，不能自掩，为其父箠几殆，自是愧悔，竟以改行。此魅虽恶作剧，即谓之善知识可矣。友声又言，一人见狐睡树下，以片瓦掷之，不中，瓦碎有声，狐惊跃去。归甫入门，突见其妇缢树上，大骇呼救，其妇狂奔而出，树上缢者已不见。但闻檐际大笑曰：亦还汝一惊。此亦足为挑达者戒也。

17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169页

从侄虞惇言，闻诸任丘刘宗万曰：有旗人赴任丘催租，适村民夜演剧，观至二鼓乃散，归途酒渴，见树旁茶肆，因系马而入，主人出言，火已熄，但冷茶耳。入室良久，捧茶半杯出，色殷红而稠粘，气似微腥，饮尽，更求益，曰：瓶已罄矣。当更觅残剩，须坐此稍待，勿相窥也。既而久待不出，潜窥门隙，则见悬一裸女子，破其腹，以木撑之，而持杯刮取其血，惶骇退出，乘马急奔，闻后有追索茶钱声，沿途不绝。比至居停，已昏瞽坠仆，居停闻马声出视，扶掖入，次日乃苏，述其颠末。共往迹之，至系马之处，惟平芜老树，荒冢累累，丛棘上悬一蛇，中裂其腹，横支以草茎而已。此与裴劂传奇载卢涵遇盟器婢子杀蛇为酒事相类，然婢子留宾，意在求偶，此鬼鬻茶胡为耶？鬼所需者冥镪，又向人索钱何为耶。

18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95页

莫雪崖言，有乡人患疫，困卧草榻，魂忽已出门外，觉顿离热恼，意殊自适然，道路都非所曾经，信步所之，偶遇一故友，相见悲喜。忆其已死，忽自悟曰：我其入冥耶？友曰：君未合死，离魂到此耳，此境非人所可到，盍同游览，以广见闻？因随之行，所经城市墟落，都不异人世，往来扰扰，亦各有所营，见乡人皆目送之，然无人交一语也。乡人曰：闻有地狱，可一观乎？友曰：地狱如囚牢，非冥官不能启，非冥吏不能导，吾不能至也。有三数奇鬼近乎地狱，君可以往观。因改循歧路，行半里许，至一地，空旷如墟墓，见一鬼，状貌如人，而鼻下则无口。问此何故，曰：是人生时，巧于应对，谀词颂语媚世悦人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语。或遇焰口浆水，则饮以鼻。又见一鬼，尻耸向上，首折向下，面著于腹，以两手支柱而行。问此何故，曰：是人生时，妄自尊大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仰面傲人。又见一鬼，自胸至腹，裂罅数寸，五脏六腑，虚无一物。问此何故，曰：是人生时，城府深隐，人不能测，故受是报，使中无匿形。又见一鬼，足长二尺，指巨如椎，踵巨如斗，重如千斛之舟，努力半刻，始移一寸。问此何故，曰：此人生时，高材捷足，事事务居人先，故受是报，使不能行。又见一鬼，两耳拖地，如曳双翼，而混沌无窍。问此何故，曰：此人生时，怀忌多疑，喜闻蜚语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听。是皆按恶业浅深，待受报期满，始入转轮。其罪减地狱一等，如阳律之徒流也。俄见车骑杂沓，一冥官经过，见乡人惊曰：此是生魂，误游至此，恐迷不得归，谁识其家，可导使去。友跪启是旧交，官即令送返，将至门，大汗而醒，自是病愈。雪崖天性爽朗，胸中落落无宿物，

与朋友谐戏，每俊辩横生，此当是其寓言，未必真有。然庄生列子，半属寓言，义足劝惩，固不必刻舟求剑尔。

19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35页

《吕览》称黎邱之鬼，善幻人形，是诚有之。余在乌鲁木齐，军吏巴哈布曰：甘肃有杜翁者，饶于资，所居故旷野，相近多狐獾穴，翁恶其终夜嗥呼，悉薰而驱之。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，厅外又坐一翁，凡行坐之处，又处处有一翁来往，殆不下十余，形状声音衣服如一，摒挡指挥家事，亦复如一，合门大扰。妻妾皆闭门自守，妄言翁腰有素囊可辨，视之无有，盖先盗之矣。有教之者曰：至夜必入寝，不纳即返者，翁也，坚欲入者即妖也。已而皆嗟惜，怒叱喧呶一昼夜，无如之何。有一妓，翁所昵也，十日恒三四宿其家，闻之诣门曰：妖有党羽，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，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，盍使至我家，我故乐籍，无所顾惜，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，我裸而登榻，以次交接，其间反侧，曲伸疾徐进退，与夫抚摩偎倚，口舌所不能传，耳目所不能到者，纤芥异同，我自意会，虽翁不自知，妖决不能知也。我呼曰斫，即速斫，妖必败矣。众从其言，一翁启衾甫入，妓呼曰斫，斧落，果一狐，脑裂死。再一翁稍趑趄，妓呼曰斫，果惊窜去。至第三翁，妓抱而喜曰：真翁在此，余并杀之可也。刀杖并举，殪其大半，皆狐与獾也。其逃者遂不复再至。禽兽夜鸣，何与人事，此翁必扫其穴？其扰实自取。狐獾既解化形，何难见翁陈诉，求免播迁？遽逞妖惑，其死亦自取也。计其智数，盖均出此妓下矣。

20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60页

沧州南一寺临河干，山门圯于河，二石兽并沉焉。阅十余岁，僧募金重修，求二石兽于水中，竟不可得。以为顺流下矣，棹数小舟，曳铁钯寻十余里，无迹。一讲学家设帐寺中，闻之笑曰：尔辈不能究物理，是非木柿，岂能为暴涨携之去？乃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湮于沙上，渐沉渐深耳。沿河求之，不亦颠乎？众服为确论，一老河兵闻之，又笑曰：凡河中失石，当求之于上流。盖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水不能冲石，其反激之力，必于石下迎水处，啮沙为坎穴，渐激渐深，至石之半，石必倒掷坎穴中。如是再啮，石又再转，转转不已，遂反溯流逆上矣。求之下流固颠，求之地中，不更颠乎？如其言，果得于数里外。然则天下之事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多矣，可据理臆断欤？

21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85页

医者胡宫山，不知何许人，或曰：本姓金，实吴三桂之间谍，三桂败，乃变易姓名，事无左证，莫之详也。余六七岁时及见之，年八十余矣，轻捷如猿猴，击技绝伦。尝舟行，夜遇盗，手无寸刃，惟倒持一烟筒，挥霍如风，七八人并刺中鼻孔，仆。然最畏鬼，一生不敢独睡。说少年尝遇一僵尸，挥拳击之，如中木石，几为所搏，幸跃上高树之顶，尸绕树踊距，至晓乃抱木不动。有铃驮群过，始敢下视。白毛遍体，目赤如丹砂，指如曲钩，齿露唇外如利刃，怖几失魂。又尝宿山店，夜觉被中蠕蠕动，疑为蛇鼠，俄枝梧撑拄，渐长渐巨，突出并枕，乃一裸妇人，双臂抱住，如巨絙束缚，接吻嘘气，血腥贯鼻，不觉晕绝。次日得灌救乃苏。自是胆裂。黄昏以后，遇风声月影，即惴惴却步云。

（如是我闻 一）

22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29页

先四叔母李安人，有婢曰文鸾，最怜爱之，会余寄书觅侍女，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，拟以文鸾赠，私问文鸾，亦殊不拒。叔母为制衣裳簪珥，已戒日诣车，有妒之者，嗾其父多所要求，事遂沮格，文鸾竟郁郁发病死。余不知也，数年后稍稍闻之，亦如雁过长空，影沉秋水矣。今岁五月，将扈从启行，摒挡小倦，坐而假寐，忽梦一女翩然来，初不相识，惊问为谁，凝立无语，余亦遽醒，莫喻其故也。及家人会食，余偶道之，第三子妇，余甥女也，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，又稔知其赍恨事，瞿然曰：其文鸾也耶？因具道其容貌形体，与梦中所见合，是耶非耶？何二十年来，久置度外，忽无因而入梦也。询其葬处，拟将来为树片石，皆曰丘陇已平，久埋沉于荒榛蔓草，不可识矣。姑录于此，以慰黄泉。忆乾隆辛卯九月，余题秋海棠诗曰：憔悴幽花剧可怜，斜阳院落晚秋天，词人老大风情减，犹对残红一怅然。宛似为斯人照也。

23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55页

先师李又聃先生言，东光有赵氏者，先生曾举其字，今不能记，似尚是先生之尊行，尝过清风店，招一小妓侑酒，偶语及某年宿此，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，计其年今未四十，因举其小名，妓骇曰：是我姑也，今尚在。明日同至其家，宛然旧识，方握手寒温，其祖姑闻客出现，又大骇曰：是东光赵君耶？三十余年不相见，今鬓虽欲白，形状声音尚可略辨，君号非某耶？问之，亦少年过此所狎也。三世一堂，都无避忌，传杯话旧，惘惘然如在梦中，又住其家，两夕而别。别时言祖籍本东光，自其翁始迁此，今四世矣，不知祖墓犹存否。因举其翁之名，乞为访问，赵至家后，偶以问乡之耆旧，一人愕然良久，曰：吾今乃始信天道。是翁即君家门客，君之曾祖与人讼，此翁受怨家金，阴为反间，讼因不得直，日久事露，愧而挈家逃，以为在海角天涯矣。不意竟与君遇，使以三世之妇，偿其业债也。吁可畏哉。

24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57页

天下事情理而已。然情理有时而互妨，里有姑虐其养媳者，惨酷无人理，遁归母家。母怜而匿别所，诡云未见，因涉讼，姑以朱老与比邻，当见其来往引为证，朱私念言女已归，则驱人就死，言女未归，则助人离婚，疑不能决，乞签于神，举筒屡摇签不出，奋力再摇，签乃全出，是神亦不能决也。辛彤甫先生闻之曰：神殊愤愤。十岁幼女，而日日加炮烙，恩义绝矣，听其逃死不为过。

25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42页

金重牛鱼，即沈阳鲟鳇鱼，今尚重之。又重天鹅，今则不重矣。辽重毗离，亦曰毗令邦，即宣化黄鼠，明人尚重之，今亦不重矣。明重消熊栈鹿，栈鹿当是以栈饲养，今尚重之，消熊则不知为何物，虽极富贵家，问此名亦云未睹。盖物之轻重，各以其时之好尚，无定准也。记余幼时，人参珊瑚青金石，价皆不贵，今则日昂；绿松石碧鸦犀，价皆至贵，今则日减；云南翡翠玉，当时不以玉视之，不过如蓝田乾黄，强名以玉耳，今则以为珍玩，价远出真玉上矣。又灰鼠旧贵白，今贵黑，貂旧贵长毳，故曰丰貂，今贵短毳；银鼠旧比灰鼠价略贵，远不及天马，今则贵几如貂；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，今则贵淡红如樱桃。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。盖相距五六十年，物价不同已如此，况隔越数百年乎？儒者读周礼饔飧，窃窃疑之，由未达古今异尚耳。

26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79页

邱县丞天锦言，西商有杜奎者，不知其乡贯，其语似泽潞人也，刚劲有胆，不畏鬼神。空宅荒祠，所至恒眠被独宿，亦无所见闻。偶行经六盘山麓，日已曛黑，遂投止废堡破屋，荒烟蔓草，四无人踪，度万万无寇盗，解装绊马，拾枯枝砸火御寒，竟展衾安卧。方欲睡间，闻有哭声，谛听之，似在屋后，似出地下。时碾研方然，室明如昼，因侧眠，握刀以待之。俄声渐近，已在窗外黑处呜呜不已，然终不露形。杜叱问曰：平生未曾见尔辈是何鬼物，可出面言。暗中有应者曰：身是女子，裸无寸

缕，愧难相见，如不见弃，许入被中，则有物蔽形，可以对话。杜知其欲相媚惑，亦不惧之，微晒曰：欲入即入。阴风飒然，已一好女共枕矣。羞容腴腆，掩面泣曰：一语才通，遽相偎倚，人虽冶荡，何至于斯，缘有苦情，迫于陈诉，虽嫌造次，勿讶淫奔。此堡故群盗所居，妾偶独行，为其所劫，尽褫衣裳簪珥，缚弃涧中，夏浸寒泉，冬埋积雪，沉阴互冻，万苦难名，后恶党伏诛，废为墟莽，无人可告，茹痛至今。幸空谷足音，得见君子，机缘难再，千载一时，故忍耻相投，不辞自献，拟以一宵之爱，乞市薄椀，移骨平原。庶地气少温，得安营魄，倘更作佛事，超拔转轮，则再造之恩，誓世世长执巾栉。语讫拭泪，纵体入怀。杜慨然曰：本谓尔为妖，乃沉冤如是，吾虽耽花柳，然乘人窘急，挟制求欢，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。汝既畏冷，无妨就我取温，如讲幽期，则不如径去。女伏枕叩额，亦不再言。杜拥之酣眠，帖然就抱，天晓已失所在。乃留数日，为营葬营斋。越数载归里，有邻家小女，见杜辄恋恋相随，后老而无子，求为侧室。父母不肯，女自请相从，竟得一男。知其事者，皆疑为此鬼后身也。

27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54页

山西人多商于外，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，候蓄积有资，始归纳妇，纳妇后仍出营利，率二三年一归省，其常例也。或命途蹇剥，或事故萦牵，一二十载不得归，甚或金尽裘敝，耻还乡里，萍飘蓬转，不通音问者，亦往往有之。有李甲者，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，因冒其姓，家中不得其踪迹，遂传为死。俄其父母并逝，妇无所依，寄食于母族舅氏家。其舅本住邻县，又挈家逐什一，商舶南北，岁无定居。甲久不得家书，亦以为死，靳乙谋为甲娶妇，会妇舅旅卒，家属流寓于天津，念妇少寡非长计，亦谋嫁于山西人，他时尚可归乡里，惧人嫌其无母家，因诡称己女，众人媒合，遂成其事。合卺之夕，以别已八年，两怀疑而不敢问，宵分私语，乃始了然，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，且诟且殴，阖家惊起，靳乙隔窗呼之曰：汝之再娶，有妇亡之实据乎？且流离播迁，待汝八年而后嫁，亦可谅其非得已矣。甲无以应，遂为夫妇如初。破镜重合，古有其事，若夫再娶而仍元配，妇再嫁而未失节，载籍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姨丈卫公可亭，曾亲见之。

28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44页

先太夫人外家曹氏，有媪能视鬼。外祖母归宁时，与论冥事，媪曰：昨于某家见一鬼，可谓痴绝。然情状可怜，亦使人心脾凄动。鬼名某，住某村，家亦小康，死时年二十七八，初死百日后，妇邀我相伴，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，或闻妇哭声，或闻儿啼声，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，虽阳气逼烁不能近，然必侧耳窗外窃听，凄惨之色可掬。后见媒妁至妇房，愕然惊起，张手左右顾。后闻议不成，稍有喜色。既而媒妁再至，来往兄嫂与妇处，则奔走随之，皇皇如有失。送聘之日，坐树下，目直视妇房，泪涔涔如雨。自是妇每出入，辄随其后，眷恋之意更笃。嫁前一夕，妇整束奁具，复徘徊檐外，或倚柱泣，或癡首如有思，稍闻房内嗽声，辄从隙私窥。营营者彻夜。吾太息曰：痴鬼何必如是。若弗闻也。娶者入，秉火前行，避立墙隅，仍翘首望妇，吾偕妇出回顾，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，为门尉所阻，稽颡哀乞，乃得入。入则匿墙隅，望妇行礼，凝立如醉状。妇入房，稍稍近窗。其状一如整束奁具时。至灭烛就寝，尚不去。为中癡神所驱，乃狼狈出。时吾以妇嘱归视儿，亦随之返，见其直入妇

室，凡妇所坐处、眠处，一一视到。俄闻儿索母啼，趋出环绕儿四周，以两手相握，作无可奈何状。俄嫂出，捩儿一掌，便顿足拊心，遥作切齿状，吾视之不忍，乃迳归，不知其后如何也。后吾私为妇述，妇啮齿自悔。里有少寡议嫁者，闻是事，以死自誓曰：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。嗟乎！君子义不负人，不以生死有异也。小人无往不负人，亦不以生死有异也。常人之情，则人在而情在，人亡而情亡耳。苟一念死者之情状，未尝不戚然感也。儒者见谄谀之求福，妖妄之滋惑，遂累累持无鬼之论，失先王神道设教之深心。徒使愚夫愚妇，悍然一无所顾忌，尚不如此里姬之言，为动人生死之感也。

（滦阳消夏录 四）

29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06页

牛犊马驹，或生麟角，蛟龙之所合，非真麟也。妇女露寝，为所合者亦有之。惟外舅马氏家，一佃户年近六旬，独行遇雨，雷电晦冥，有龙探爪按其笠。以为当受天诛，悸而踣，觉龙碎袭其裤，以为褥衣而后施刑也。不意龙掀转其背，据地淫之。稍转其侧缩避，辄怒吼，磨牙其顶。惧为吞噬，伏不敢动。移一二刻，始霹雳一声去。呻吟媵上，腥涎满身。幸其子持蓑来之迎，乃负以返。初尚讳匿，既而创甚，求医药，始道其实。耕苗之候，盍妇众矣，乃狎一男子；牧豎亦众矣，乃狎一衰翁，此亦不可理解者。

太丧失啊！！！！！！真的不可理解啊！！！！！！！！

30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174页

乌鲁木齐多狭斜，小楼深巷，方响时间，自谯鼓初鸣，至寺钟欲动，灯火恒荧荧也。冶荡者惟所欲为，官弗禁，亦弗能禁。有宁夏布商何某，年少美风姿，资累千金，亦不甚吝，而不喜为北里游，惟畜牝豕十余，饲极肥，濯极洁，日闭门而沓淫之，豕亦相摩相倚，如昵其雄。仆隶恒窃窥之，何弗觉也。忽其友乘醉戏诘，乃愧而投井死，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：非我亲鞫是狱，虽司马温公以告我，我弗信也。余作是地杂诗有曰：石破天惊事有无，后来好色胜登徒，何郎甘为风情死，才信刘郎爱媚猪。即咏是事。人之性癖，有至于如此者，乃知以理断天下事，不尽其变。即以情断天下事，亦不尽其变也。

31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71页

朱介如言，尝因中暑眩瞽，觉忽至旷野中，凉风飒然，意甚爽适，然四顾无行，迹莫知所向，遥见数十人前行，姑往随之。至一公署，亦姑随入，见殿阁宏敞，左右皆长廊，吏役奔走如大官将坐衙状。中一吏突握其手曰：君何到此？视之，乃亡友张恒照。悟为冥司，因告以失路状，张曰：生魂误至，往往有此，王见之亦不罪，然未免多一诘问，不如且坐我廊屋，俟放衙，送君返，我亦欲略问家事也。入坐未几，王已升座，自窗隙窃窥，见同来数十人，以次庭讯，语不甚了了，惟一人昂首争辩，似不服罪，王举袂一挥，殿左忽现大圆镜，围约丈余，镜中现一女子反缚受鞭像，俄似电光一瞥，又现一女子忍泪横陈像，其人叩颡曰：伏矣。即曳去。良久放衙，张就问子孙近状，朱略道一二，张挥手曰：勿再言，徒乱人意。因问顷所见者业镜耶？曰：是也。问影必肖形，今无形而现影，何也？

曰：人镜照形，神镜照心，人作一事，心皆自知，既已自知，即心有此事，心有此事，即心有此事之象，故一照而毕现也。若无心作过，本不自知，则照亦不见，心无是事，即无是象耳。冥司断狱，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，君其识之。又问神镜何以能照心，曰：心不可见，缘物以形，体魄已离，存者性灵，神识不灭，如灯荧荧，外光无翳，内光虚明，内外莹澈，故纤芥必呈也。语讫，遽曳之行，觉此身忽高忽下，如随风败箨，倏然惊醒，则已卧榻上矣。此事在甲子七月，怪其乡试后期至，乃具道之。

32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6页

甲见乙妇而艳之，语与丙。丙曰：“其夫粗悍可图也，如不吝挥金，吾能为君了此事。”乃择邑子冶荡者，饵以金而属之曰：“尔白昼潜匿乙家，而故使乙闻，待就执，则自承欲盗。白昼非盗时，尔容貌衣服无盗状，必疑奸，勿承也。官再鞫而后承。罪不过枷杖，当设策使不竟其狱，无所苦也。”邑子如所教，狱果不竟，然乙竟出其妇。丙虑其悔，教妇家讼乙，又阴赂证佐使不胜，乃恚而嫁其女。乙亦决绝，听其嫁甲。甲重价买为妾，丙又教邑子反噬甲，发其阴谋，而教甲赂息。计前后干没千金矣。适闻家庙社会，力修供具赛神。将以祈福。先一夕，庙祝梦神曰：“某金自何来，乃盛仪以享我？明日来，慎勿令入庙。非礼之祀，鬼神且不象，况非义之祀乎？”丙至，庙祝以神语拒之。怒勿信，甫至阶，异者颠蹶，供具悉毁，乃悚然返。后岁余，甲死。邑子以同谋之故，时往来丙家，因诱其女逃去，丙亦气结死。妇携资改适。女至德州，人诘得奸状，牒送回籍，杖而官卖。时丙奸已露，乙憾甚，乃鬻产赎得女，使荐枕三夕，而转售于人。或曰丙死时，乙尚未娶，丙妇因嫁焉。此故为快心之谈，无是事也。邑子后为丐，女流落为娼，固实有之。

（滦阳消夏录三）

33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50页

郭石洲言，河南一巨室，宦成归里，年六十余矣，强健如少壮，恒蓄幼妾三四人。至二十岁，则治奁具而嫁之。皆宛然完璧，娶者多阴颂其德，人亦多乐以女鬻之。然在其家时，枕衾狎昵与常人同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，或以为徒悦耳目，实老不能男，莫知其审也。后其家婢媪私泄之，实使女而男淫耳。有老友密叩虚实，殊不自讳，曰：吾血气尚盛，不能绝嗜欲，御女犹可以生子，实惧为身后累；欲渔男色，又惧艾碜之事，为子孙羞。是以出此间道也。此事奇创，古所未闻。夫闺房之内，何所不有，床第事可勿深论，惟岁岁转易，使良家女得再嫁名，似于人有损，而不稽其婚期，不损其贞体，又似于人有恩。此种公案，竟无以断其是非。戈芥舟前辈曰：是不难断。直恃其多财，法外纵淫耳。昔襄二东之行劫，必留其御寒之衣衾，还乡之资斧，自以为德，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。

34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8页

励庵先生又云，有友聂姓，往西山深处上墓返，天寒日短，翳然已暮，畏有虎患，竭蹶力

行，望见破庙在山腹，急奔入。时已曛黑，闻墙隅人语曰：“此非人境，檀越可速去。”心知是僧，问师何在此暗坐？曰：“佛家无诳语，身实缢鬼，在此待替。”聂毛骨悚栗。既而曰：“与死于虎，无宁死于鬼，吾与师共宿矣。”鬼曰：“不去亦可，但幽明异路，君不胜阴气之侵，我不胜阳气之炼，均刺促不安耳。各占一隅，毋相近可也。”聂遥问待替之故，鬼曰：“上帝好生，不欲人自戕其命。如忠臣尽节，烈妇完贞，是虽横夭，与正命无异，不必待替；其情迫势穷，更无求生之路者，悯其事非得已，亦付转轮。仍核计生平，依善恶受报，亦不必待替；倘有一线可生，或小忿不忍，或借以累人，逞其戾气，率尔投缳，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，故必使待替以示罚。所以幽囚沉滞，动至百年也。”问不有诱人相替者乎？鬼曰：“吾不忍也。凡人就缢，为节义死者，魂自顶上升。其死速；为忿嫉死者，魂自心不降，其死迟。未绝之顷，百脉倒涌，肌肤皆寸寸欲裂，痛如齑割，胸膈肠胃中如烈焰燃烧，不可忍受，如是十许刻，形神乃离。思是楚毒，见缢者方阻之速返，肯相诱乎？”聂曰：“师存是念，自必生天。”鬼曰：“是不敢望。惟一意念佛，冀忏悔耳。”俄天欲曙，问之不言，谛视亦无所见。后聂每上墓，必携饮食纸钱祭之，辄有旋风绕左右。一岁，旋风不至，意其一念之善，已解脱鬼趣矣。

（滦阳消夏录三）

35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18页

临歿，以额叩枕曰：“故人情重，实不能忘，君所深知，妾亦不讳。昨夜又见梦曰：“久被驱遣，今得再来。汝病如是，何不同归？”已诺之矣。能邀格外之惠，还妾尸于彼墓，当生生世世，结草衔环。不情之请，惟君图之。”语讫奄然。深情故事太多了，但不外乎人与人，缘分走到人鬼殊途这一步还能邀之同归。当世人自愧不如啊。

36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48页

门人王廷绍言，忻州有以贫鬻妇者，去几二载，忽自归。云初彼买时，引至一人家，旋有一道士至，携之入山，意甚疑惧，然业已卖与，无如何。道士令闭目，即闻两耳风飐飐，俄令开目，已在一高峰上，室庐华洁，有妇女二十余人，共来问讯。云此是仙府，无苦也。因问到此何事，曰：更番侍祖师寝耳。此间金银如山积，珠翠锦绣，嘉肴珍果，皆役使鬼神，随呼立至，服食日用，皆比拟王侯。惟每月一回小痛楚，亦不害耳。因指曰：此处仓库，此处庖厨，此我辈居处，此祖师居处。指最高处两室曰：此祖师拜月拜斗处，此祖师炼银处。亦有给使之人，然无一男子也。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，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，始各归寝。惟月信落红后，则净褌内外衣，以红绒为巨纆，缚大木上，手足不能丝毫动，并以绵丸窒口，暗不能声，祖师持金管如箸，寻视脉穴，刺入两臂两股肉内，吮吸其血，颇为酷毒。吮吸后，以药末糝创孔，即不觉痛，顷刻结痂。次日痂落如初矣。其地极高，俯视

云雨皆在下，忽一日狂飈陡起，黑云如墨压山顶，雷电激射，势极可怖，祖师惶遽，呼二十余女，并裸露环抱其身如肉屏风，火光入室者数次，皆一掣即返，俄一龙爪大如箕，于人丛中攫祖师去，霹雳一声，山谷震动，天地晦冥，觉昏瞶如睡，梦稍醒则已卧道旁。询问居人，知去家仅数百里，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，乞食得归也。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，面色枯槁，不久患瘵而卒。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。据其所言，盖即烧金御女之士，其术灵幻如是，尚不免于天诛。况不得其传，徒受妄人之蛊惑，而冀得神仙，不亦慎哉。

37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40页

董家庄佃户丁锦，生一子曰二牛，又一女赘曹宁为婿，相助工作，甚相得也。二牛生一子曰三宝，女亦生一女，因住母家，遂联名曰四宝，其生也同年同月，差数日耳。姑嫂互相抱携，互相乳哺，襁褓中已结婚姻，三宝四宝又甚相爱，稍长，即跬步不离，小家不知别嫌疑，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：此汝夫，此汝妇也，二儿虽不知为何语，然闻之则已稔矣。七八岁外，稍稍解事，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，不相避忌。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，岁屡歉，锦夫妇并歿，曹宁先流转至京师，贫不自存，质四宝于陈郎中家，不知其名，惟知为江南人。二牛继至，会郎中求馆僮，亦质三宝于其家，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，郎中家法严，每笞四宝，三宝必暗泣，笞三宝，四宝亦然。郎中疑之，转质四宝于郑氏，或云即貂皮郑也，而逐三宝。三宝仍投旧媒媪，又引与一家为馆僮。久而微闻四宝所在，乃夤缘入郑氏家，数日后，得见四宝相持痛哭，时已十三四矣。郑氏怪之，则诡以兄妹相逢对，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，遂不疑，然内外隔绝，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。后岁稔，二牛曹宁并赴京赎子女，辗转寻访至郑氏，郑氏始知其本夫妇，意甚悯恻，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。其馆师严某，讲学家也，不知古今事异，昌言排斥曰：中表为婚礼所禁，亦律所禁，违之且有天诛，主人意虽善，然我辈读书人，当以风化为己任，见悖理LuanLun而不沮，是成人之恶，非君子也。以去就力争，郑氏故良懦，二牛曹宁亦乡愚，闻违法罪重，皆惧而止。后四宝鬻为选人妾，不数月病卒，三宝发狂走出，莫知所终。或曰：四宝虽被迫胁去，然毁容哭泣，实未与选人共房帟，惜不知其详耳，果其如是，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，会当相见，定非一瞑不视者矣。惟严某作此恶业，不知何心，亦不知其究竟，然神理昭昭，当无善报。或又曰：是非泥古，亦非好名，殆覬觐四宝欲以自侍耳。若然，则地狱之设，正为斯人矣。

38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86页

胡牧亭言，其乡一富室，厚自奉养，闭门不与外事，人罕得识其面。不善治生而财终不耗，不善调摄而终无疾病，或有祸患亦意外得解。尝一婢自缢死，里胥大喜，张其事报官，官亦欣然即日来，比陈尸检验，忽手足蠕蠕动，方共骇怪，俄欠伸，俄转侧，俄起坐，已复苏矣。官尚欲以逼污投缳锻炼罗织，微以语导之，婢叩首曰：主人妾媵如神仙，宁有情到我，设其到，我方欢喜不暇，宁肯自戕？实闻父不知何故，为官所杖杀，悲痛难释，愤恚求死耳，无他故也。官乃大沮去，其他往往多类此，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，乃有此福，理不可明。偶扶乩召仙，以此叩之，乩判曰：诸公误矣，其福正以其蠢也，此翁过去生中，乃一村叟，其人淳淳闷闷无计较心，悠悠忽忽无得失心，落落漠漠无爱憎心，坦坦平平无偏私心，人或凌侮无争竞心，人或欺给无机械心，人或谤詈无嗔怒心，人或瞭害无报复心，故虽槁死牖下，无大功德，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，使之食报于今生。其蠢无知识，正其身异性存，未昧前世善根也。诸君乃以为疑，不亦误耶？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，吾窃有味斯言也。余曰：此先生自作传赞，托诸斯人耳。然理固有之。

39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15页

断天下之是非，据礼据律而已矣，然有于礼不合，于律必禁，而介然孤行其志者。亲党家有婢名柳青，七八岁时，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，迨年十六七合婚。有日，益寿忽以博负逃，久而无耗，主人将以配他奴，誓死不肯。婢颇有姿，主人乘间挑之，许以侧室，亦誓死不肯，乃使一媪说之曰：汝既不肯负益寿，且暂从主人，当多方觅益寿，仍以配汝。如不从，既鬻诸远方，无见益寿之期矣。婢暗泣数日，竟癯首荐枕席，惟时时促觅益寿，越三四载，益寿自投归，主人如约为合卺。合卺之后，执役如故，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。稍近之，辄避去，加以鞭笞，并赂益寿，使逼胁，讫不肯从，无

可如何，乃善遣之。临行以小篋置主母前，叩拜而去。发之，皆主人数年所私给，纤毫不缺。后益寿负贩，婢缝纫拮据自活，终无悔心。余乙酉家居，益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，头已白矣。问其妇，云久死。异哉，此婢不贞不淫，亦贞亦淫，竟无可位置，录以待君子论定之。

40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60页

《宣室志》载，陇西李生左乳患痈，一日痈溃，有雉自乳飞出，不知所之。闻奇录载，崔尧封外甥李言吉，左目患瘤，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。其事皆不可以理解。札阁学郎阿，亲见其亲串家小婢，项上生疮，疮中出一白蝙蝠。知唐人记二事非虚，岂“但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”哉？

41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366页

吉木萨（乌鲁木齐所属也），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——军营睥睨之名，与一菜园近，灌园叟年六十余，每遇风雨，辄借宿于卡伦。一夕，鸣凤醉以酒而淫之，叟醒大恚，控于营弁，硯所创尚未平，申上官，除鸣凤粮。时鸣凤年甫二十，众以为必无此理，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，故此相报，然覆鞫两造皆不承，咸云怪事。有官奴玉保曰：是固有之，不为怪也。曩牧马南山，为射雉者惊，马逸，惧遭责罚，入深山追觅，仓皇失道，愈转愈迷，经一昼夜不得出。遥见林内屋角，急往投之，又虑是盗巢，或见戕害，且伏草间觐情状，良久，有二老翁携手笑语，出坐盘石上，拥抱偃倚，意殊褻狎。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，恣为淫媾，我方以窥见阴私，惧杀我灭口，惴惴蜷缩不敢动，乃彼望见我，了无愧怍，共呼使出，询问何来。取二饼与食，指归路曰：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，见深涧沿之行，一日可至家。又指最高一峰，曰：此是正南，迷即望此知方向。又曰：空山无草，汝马已饥而自归，此间熊与狼至多，勿再来也。比归家，马果先返。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，非此老翁类乎？据其所言，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惟二翁不知何许人，遁迹深山，似亦修道之士，何以所为乃如此。因树屋书影记仙人马绣头事，称其比及顽童，云中有真阴可采。是容成术，非但御女，兼亦御男。然采及老翁，有何裨益，即修炼果有此法，亦邪师外道而已。上真定无此也。

42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39页

龚集生言，乾隆己未，在京师寓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，时共杯酌，一日观剧，邀同往，亦欣然相随，薄暮归，道士拱揖曰：承诸君雅意，无以为酬，今夜一观傀儡可乎？入夜至所居室中，惟一大方几，近边略具酒果，中央则陈一棋局，呼童子闭外门，请宾四面围几坐，酒一再行，道士拍界尺一声，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，落局上，合声演剧，呦呦嚶嚶，音如四五岁童子，而男女装饰，音调关目，一一与戏场无异，一出终——传奇以一折为一出，古无是字，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，曰读如尺，相沿已久，遂不能废，今亦从俗体书之——瞥然不见，又数人落下，别演一出。众且骇且喜，畅饮至夜分，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，置（又鸟）卵数百，白酒数罍，戛然乐止，惟闻哺啜之声矣。诘其何术，道士曰：凡得五雷法者，皆可以役狐，狐能大能小，故遣作此戏，为一宵之娱。然惟供驱使则可，若或役之盗物，役之祟人，或摄召狐女荐枕席，则天谴立至矣。众见所未见，乞后夜再观，道士诺之，次夕诣所居，则早起已携童子去。

43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53页

东光马大还，尝夏夜裸卧资胜寺藏经阁，觉有人發其臂曰：起起，勿褻佛经。醒见一老人在旁，问汝为谁，曰：我守藏神也。大还天性疏旷，亦不恐怖，时月明如昼，因呼坐对谈，曰：君何故守此藏，曰：天所命也。问：儒书汗牛充栋，不闻有神为之守，天其偏重佛经耶？曰：佛以神道设教，众生或信或不信，故守之以神；儒以人道设教，凡人皆当敬守之，

亦凡人皆知敬守之，故不烦神力，非偏重佛经也。问：然则天视三教如一乎？曰：儒以修己为体，以治人为用；道以静为体，以柔为用；佛以定为体，以慈为用。其宗旨各别，不能一也。至教人为善，则无异；于物有济，亦无异。其归宿则略同。天固不能不并存也。然儒为生民立命，而操其本于身；释道皆自为之学，而以余力及于物。故以明人道者为主，明神道者则辅之，亦不能专以释道治天下，此其不一而一，一而不一者也。盖儒如五谷，一日不良则饥，数日则必死；释道如药饵，死生得失之关，喜怒哀乐之感，用以解释冤愆，消除拂郁，较儒家为最捷。其祸福因果之说，用以悚动下愚，亦较儒家为易入。特中病则止，不可专服常服，致偏胜为患耳。儒者或空谈心性，与瞿昙老聃混而为一，或排击二氏，如御寇仇，皆一隅之见也。问黄冠缙徒，恣为妖妄，不力攻之，不貽患于世道乎？曰：此论其本原耳。若其末流，岂特释道貽患，儒之貽患岂少哉？即公醉而裸眠，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礼法也。大还愧谢，因纵谈至晓，乃别去，竟不知为何神，或曰：狐也。

（滦阳消夏录 四）

44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36页

北方之桥施栏杻，以防失足而已。闽中多雨，皆于桥上覆以屋，以庇行人。邱二田言，有人夜中遇雨，趋桥屋坐，有一吏携案牍，与军役押数人避屋下，枷锁琅然，知为官府录囚，惧不敢近，但畏缩于一隅中。一囚号哭不止，吏叱曰：此时知惧，何如当日勿作耶？囚泣曰：吾为吾师所误也，吾师日讲学，凡鬼神报应之说，皆斥为佛氏之妄语，吾信其言，窃以为机械能深，弥缝能巧，则种种惟所欲为，可以终身不败露，百年之后气反太虚，冥冥漠漠，并毁誉不闻，何惮而不恣吾意乎，不虞地狱非诬，冥王果有，始知为其所卖，故悔而自悲也。一囚曰：尔之堕落由信儒，我则以信佛误也。佛家之说，谓虽造恶业，功德即可以消灭。虽堕地狱，经忏即可以超度，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，歿后延僧持诵，皆非吾力所不能，既有佛法护持，则无所不为，亦非地府所能治。不虞所谓罪福，乃论作事之善恶，非论舍财之多少，金钱虚耗，舂煮难逃，向非恃佛之故，又安敢纵恣至此耶？语讫长号，诸囚亦皆痛哭，乃知其非人也。夫六经具在，不谓无鬼神，三藏所谈，非以敛财赂，自儒者沽名，佛者渔利，其流弊遂至此极。佛本异教，缙徒藉是以谋生，是未足为责，儒者亦何必乃尔乎？

45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47页

德慎斋扶乩，其仙降坛，不作诗，自署名曰刘仲甫，众不知为谁。有一国手在侧曰：是南宋国手，著有棋诀四篇者也。固请对弈，乩判曰：弈则我必负。固请，乃许，乩果负半子。众曰：大仙谦挹，欲奖成后进之名耶？乩判曰：不然，后人事事不及古，惟推步与奕棋，则皆胜古。或谓因古人所及，更复精思，故已到竿头，又能进步，是为推步言，非为奕棋言也。盖风气日薄，人情日巧，其倾轧攻取之术，两机激薄，变幻万端，研诡出奇，不留余地。古人不肯为之事，往往肯为；古人不敢冒之险，往往敢冒；古人不忍出之策，往往忍出。故一切世事心计，皆出古人上。弈棋亦心计之一，故宋元国手，至明已差一路，今则差一路半矣。然古之国手，极败不过一路，今之国手，或败至两路三路，是则踏实蹈虚之辨也。问弈竟无常胜法乎？又判曰：无常胜法，而有常不负法，不弈则常不负矣。仆猥以夙慧，得作鬼仙，世外闲身，名心都尽，逢场作戏，胜败何关。若当局者，角争得失，尚慎

旃哉。四座有经历世故者，多喟然太息。

季沧洲言，有狐居某氏书楼中，数十年矣，为整理卷轴，驱逐虫鼠，善藏硃者不及也。能与人语，而终不见其形。宾客宴集，或虚置一席，亦出相酬酢，词气恬雅，而谈言微中，往往倾其座人。一日酒酣宣觞政，约各言所畏，无理者罚，非所独畏者亦罚。有云畏讲学者，有云畏名士者，有云畏富人者，有云畏贵官者，有云畏善谏者，有云畏过谦者，有云畏礼法周密者，有云畏缄默慎重，欲言不言者。最后问狐，则曰：吾畏狐。众哗笑曰：人畏狐可也，君为同类，何所畏，请浮大白。狐晒曰：天下惟同类可畏也。夫瓠越之人，与奚狄不争地；江海之人，与车马不争路。类不同也，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，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，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，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，势近则相碍，相碍则相轧耳。且射雉者媒以雉，不媒以(又鸟)鹜；捕鹿者由以鹿，不由以羊豕。凡反间内应，亦必以同类，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，伺其隙而抵也。由是以思，狐安得不畏狐乎？座有经历险阻者，多称其中理。独一客酌酒狐前曰：君言诚确，然此天下所同畏，非君所独畏，仍宜浮大白。乃一笑而散。余谓狐之罚觞应减其半，盖相碍相轧，天下皆知之。至伏肘腋之间，而为心腹之大患；托水乳之契，而藏钩距之深谋，则不知者或多矣。

46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-第262页

杨雨亭言，登莱间有木工，其子年十四五，甚姣丽，课之读书，亦颇慧。一日，自乡塾独归，遇道士对之诵咒，即惘惘不自主，随之俱行，至山坳一草庵，四无居人，道士引入室，复相对诵咒，心顿明了，然口噤不能声，四肢缓碍不能举。又诵咒，衣皆自脱，道士掖伏榻上，抚摩偃倚，调以蝶词，方露体近之，忽蹶起却坐，曰：修道二百余年，乃为此狡童败乎！沉思良久，复偃卧其侧，周身玩视，慨然曰：如此佳儿，千载难遇，纵败吾道，不过再炼气二百年，亦何足惜。奋身相逼，势已万万无免理，间不容发之际，又掉头自语曰：二百年辛苦，亦大不易。掣身下榻，立若木(又鸟)，俄绕屋旋行如转磨，突抽壁上短剑，自刺其臂，血如涌泉，欹倚呻吟约一食顷，掷剑呼此子曰：尔几败，吾亦几败，今幸俱免矣。更对之诵咒，此子觉如解束缚，急起披衣。道士引出门外，指以归路，口吐火焰，自焚草庵，转瞬已失所在，不知其为妖为仙也。余谓妖魅纵淫，断无顾虑。此殆谷饮严岩，多年胎息，偶差一念，魔障遂生。幸道力原深，故忽迷忽悟，能勒马悬崖耳。老子称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若已见已乱，则非大智慧不能猛省，非大神通不能痛割。此道士于欲海横流，势不能遏，竟毅然一决，以楚毒断绝爱根，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。其转念可师，其前事可勿论也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